



“告诉石头的，
都是我惟恐忘了的事情”

阿姆斯特朗在迈上月球时，因一句“我个人迈出了一个小步，人类却迈出了一大步”而家喻户晓，但一同登月的还有一位叫奥尔德林的，虽然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同样让我们敬佩。

在庆祝登月成功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突然向奥尔德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同行者，阿姆斯特朗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你是否感觉到有点遗憾？”现场轻松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在众人有点尴尬的注目下，奥尔德林很风趣地回答道：“各位，千万别忘记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迈出太空舱的！”他环顾四周笑着说，“所以我是从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大家在笑声中，给予了他最热烈的掌声……

有一位智者，和一个朋友结伴外出旅行。在行经一个山谷时，智者一不留神滑跌了，他的朋友拼尽全力拉住他，不让他葬身谷底。智者得救后，执意要在石头上镌刻下这件事情。他的朋友问：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智者说：当然。于是，他在石头上刻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在经过某山谷时，朋友某某救我一命，刻完后，他们继续自己的旅程，有一天，在海边，两个人因为一件事情争吵起来。朋友一怒之下，给了智者一耳光。智者捂着发烧的脸说：我一定要记下这件事情！他的朋友说：随你记，我才不怕！智者于是找来一根棍子，在退潮后的沙滩上写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海滩上，朋友某某打了我一耳光。朋友看过之后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刻在石头上呢？智者笑了，说：我告诉石头的，都是我惟恐忘了的事情，我要让石头替我记住；而我告诉沙滩的事情都是我惟恐忘不了的事情，我要让沙滩替我忘了。朋友惭愧。

“告诉沙滩的，都是我惟恐忘不了的事情”

聪明的人懂得善待别人，不会抓着对方的错误不放，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没有结果的故事。也许几十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奥尔德林，但却不能忘记他那种玉树他人，真诚分享朋友快乐的美德。让我们将不值得记住的事情统统交给沙滩吧，让海水卷走那些不快，伴随着新一轮朝日诞生的是你无忧的笑容无瑕的心。◇

神仙故事 广成子

广成子是黄帝时期的人，隐居在甘肃省平凉市西部的崆峒山的石窟中。黄帝曾亲自去拜访他，向他询问至高无上的道的本质是什么。

广成子回答说：至高无上的道，其原本是幽深虚无的，其极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11 期 2005 年 6 月 17 日

十四个白血病人 只有我活了下来

【明慧网】我是锦州市的一名离休的干部，今年74岁。一次定期体检时我的白血球超过正常人十几倍，最高竟达到9万之多（正常人8千左右）。当时家人吓坏了。后经天津血液病院确诊是慢淋性白血病，当天就住了院，药吃了个遍，抽血验白血球看不出下降。做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也无济于事，主治医师不客气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病，全球还没有一例用药物治好的。”

听说换骨髓能治这个病，但也不能保证好，费用又昂贵，需要50多万元。可是象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上哪去弄50万元！一位好心的医师劝我说：“能多吃点喝点就得点，这病吃药住院没啥用。”这个医生说治不了，那个医生说治不好，那我还治个啥？一气之下我离开了医院。出院后，子女们寻找了很多偏方，如山东的阿胶、沈阳的蚂蚁粉、宁夏的回春丹，都未能见效。

1995年，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朋友介绍我修炼法轮佛法。第一次看《转法轮》这本书，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书，叫人修真、善、忍，重德做好人。就这样我天天学法炼功。以前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认过错，修炼后遇事处处向自己的内心找，看自己哪里没做好。

由于心性上的提高，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我经过了几次比较大的消业。一次从左腿膝盖往下开始红肿发烫，痛的不得了；紧接着由红变成黑，从黑变成黄，一直延到脚面。第二次是两个大腿里侧起包、红肿、刺痒钻心。一段时间过后身体的症状就消失了，非常轻松，精神也愉快了。

无论谁看到我身体的变化，都说：“你还活着！”我说：“这是我炼了法轮功的结果，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现在我活了10年之久，是大法根治了我的慢淋性白血病。”我的孩子是医生，他说：“爸呀，在我们医院里当时有14个白血病人，就你活了下来。这功真神，真是一个超常的人体科学，以后我也跟您学功。”◇



致是微茫静谧的。只能凝神静气的体会。这么做了，形神自然就会端正，进入安详而又透彻的境界。关键在于潜心修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我仅仅因为坚守静默，保持心灵的和平，所以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仍然没有衰老。◇

很早以前，龙山脚下住着十几户人家。有一家姓尤的老人叫尤伯，他特别喜欢下棋。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尤云，还没有成家。一家人勤勤恳恳，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这一年的夏天，尤伯到山上修理树木。因天气炎热、干了不大一会，就满身大汗，又渴又累又饿，就想到西南面那棵大槐树歇会儿。到了树下，看见两位白发老头在那里下棋，旁边放着一把茶壶和两只菜碗，便走向前去看了起来。

因他在家也经常和别人下棋，棋路很熟，不由地和两位老人攀谈起来，有时还指指点点。两位白发老人对他也挺热心，还让尤伯喝了一碗茶。尤伯一碗茶下肚，只觉得一股清香从肚子里往上升，什么热了，累了，饿了，浑身那个轻松自在劲就别提啦。不一会儿，就趴在两个老头下棋的石台前，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山边的云儿忽儿黑，忽儿白，忽儿浓，忽儿淡；山下地里，忽儿黄，忽儿绿。等他一觉醒来，两位老头棋还没下完。越看越有些蹊跷，最后棋也看不懂了。一想明天儿子尤云要到济宁府去，便和两个老人打了个招呼，匆匆忙忙下山去了。

尤伯刚走到山脚下，便觉得路越走越不对劲，和原先的不一个样子。地里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也没一个人认识他。根据自己的印象，找到自己的村子，可村子比昨天大多了，人比昨天大多了。满村子找自己的家，从南头找到北头，从西头找到东头，也没找到。这时，一位须发雪白的老头走了过来，他忙向老人打了个招呼，问了老汉的姓名、年龄，为什么在这里住。那老汉告诉他：他姓尤，祖祖辈辈地住在这个庄上，今年已九十三岁了。尤伯又问老汉：尤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老汉告诉他：尤云是他爷爷的爷爷。老汉吃惊的反问尤伯：“您怎么知道我家老爷？”尤伯也没有回答，就上山去了。他要找两位下棋的老人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尤伯到了山上，找遍了整个山，也没有找到那两个下棋的老人和那棵参天的大槐树，他越想



尤伯的眼泪

越觉得悲伤：妻子没有了，儿子也不在了，世间的人，没有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一个认识的人，身不由己地趴在原先下棋的地方大哭起来。他从天黑哭到天明，又从天明哭到天黑，不知哭了多少天。落下的眼泪，把脚下的山石弄穿，形成了一个山洞。尤伯哭累了，就昏睡过去，在他昏睡当中，就听着一个老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徒儿，别哭了。你的泪要不流到东海边去，这里早成汪洋大海了。你看棋的时候，云黑是雨，云白是雪，云浓是风。地里黄和绿，那是一年四季的变化。这是你的刀，下山去，为人间做点好事吧！”他猛地醒来，什么也没有。四周一望，发现了他的那把刀，刀虽是原先的，可闪着金光，锐利无比。尤伯按着那个老人的吩咐，便下山了。他在龙山住过多年，做了不少除霸安良的好事，后来玉帝把他召回了天庭。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泪水滴成的山洞叫“老尤洞”。◇

公安停在老者门前，老者出来。

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

公安：是公安局的。

老者：干什么来了？

公安：抓法轮功。

老者：这哪有法轮功。

公安：你的后院就有。

老者：法轮功也不吃国家的，也不穿国家的，抓法轮功干什么？

公安：上边让干的，

老者：我就是老法轮功，你们把我抓走吧。

车里的公安全都笑了，开车走了。◇

茶余饭后

话公安



两亿年前

■ 宇文龙

“鞋印”化石的启示

据报导，最近，乌鲁木齐一退休教师 30 年来收藏的古生物化石上百件的展板，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展出后引起轰动。其中一件为两亿年前形成的“鞋印”化石，4 件为长着胸鳍和尾鳍的鸟类化石。

“鞋印”化石是该教师于 1997 年在乌鲁木齐市内的红山上发现的。在一块岩石板上，赫然印着一个 26 厘米左右的鞋印，清楚的显示出这是一只双重封印的皮鞋印，而在这个鞋印的后半部份，还有一只 13 厘米长的古鳕鱼化石。

据退休教师介绍，通过化石背面的受力情况可以分辨出这是一只左脚踩过的痕迹，古鳕鱼化石生活在晚中生代二叠纪时期，证明该化石距今已有两亿年。

人类不是第一次发现这样的化石。1968 年，业余化石专家威廉·J·米斯特在美国犹他州发现踩在生活在六亿年到二亿多年前的三叶虫上的鞋印。1927 年，一位美国业余地质学家在美国内华达州的 Fisher 峡谷内，发现了一块带鞋印的化石。这块化石的年代可以追溯到 2.25 亿年前的三叠纪。当近期的科学家以显微摄影重现这个遗迹时，才发现鞋跟的皮革由双线缝合而成，两线相距三分之一寸平行延伸，而这样的制鞋技术在一九二七年是没有的。加州奥克兰考古博物馆荣誉馆长 Samuel Hubbard 针对这个化石下了这样的结论：“地球上今天的人类尚不能缝制那样的鞋。面对这样的证据，即在类人猿尚未开化的亿万年前，地球上已存在具有高度智慧的人……”

“鞋印”化石的发现对进化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震撼，它似乎在诉说着人类不仅仅存在这次文明，而是多次文明的存在。◇



国画《金刚不动》，34 英寸 x 55 英寸 (2004 年) 作者：樊红

此画以细腻的中国工笔画手法来表现清晨，画面大法弟子在晨炼，恶警冲上来抓人，打人的场面。大法弟子不为所动，神态自若。小天使也来参战，阻止恶警的电棍行凶。◇